

清抄本《五音通韵》的调类系统

秦曰龙¹ 李 晔²

(1. 吉林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 吉林 长春 130012;
2. 吉林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日藏清初抄本《五音通韵》, 韵图与韵书密切配合, 韵书是体, 韵图为用, 互为表里。该书齐开合撮四呼已经定型, 平声分为阴平、阳平, 全浊上声变读去声, 就韵图韵书来看, 还保留有入声, 但是 [-p]、[-t]、[-k] 只配阴声韵, 与中古时期已不相同。它反映了当时汉语官话的语音面貌, 具有一定的语音史、音韵学史价值, 是研究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演变历史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 汉语语音史;《五音通韵》;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声虚列

一、引言

清抄本《五音通韵》是一部韵图与韵书密切配合的等韵文献, 成书年代不早于雍正二年(1724),^①记录了当时汉语北方话的活语音。目前所知, 该书共有两种形态传世: 韵图抄本和韵图韵书相配本。前者现藏台北市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室, 台湾省学者应裕康在专著《清代韵图之研究》^②第一章《绪论》、第四章《北音系统之韵图》第四节以及《抄本韵图〈五音通韵〉所反映的清初北方语音》^③一书中对其语音系统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但是并没有对韵图《五音通韵》的声调情况进行说明; 竺家宁在《声韵学》第五章《近代的语音史料》里只介绍说其声调分为阴、阳、上、去、入五声。^④后者现藏日本东京庆应义塾大学永岛荣一郎文库, 日本学者永岛荣一郎在长文《元代以来北方汉语系统音韵史研究资料介绍》^⑤中列一小节介绍了它的语音系统, 认为该书有五个调类, 按照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的顺序排列, 入声原则上属于阴声, 但韵图中附了墨圈“○”的入声字, 也有放在阳声中的。遗憾的是, 永岛并未对《五音通韵》进行深入研究, 只是就韵图图面进行简单归纳得出了上述的结论。

声调是汉语语音系统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汉字的数目太多, 研究汉语声调的变化必须依据调类系统进行, 不能就单个汉字的字调来考察。因为就单个字调来研究, 过于琐细而且受材料所限, 某些字的声调变化情况根本弄不清楚。^⑥汉语字调的变化涉及体系的, 都属调类范畴。至于调值的变化, 虽然很值得研究, 却很难审辨得清楚。通过既有《五音通韵》语音系统的研究可见, 无论其声母, 还是韵母系统^⑦都显露了明清时期汉语官话到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演进痕迹。基于上述考量, 本文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藏《五音通韵》为工作底本, 并参之以《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⑧《五方元音》^⑨《音韵阐微》^⑩《李氏音鉴》^⑪《音韵逢源》^⑫《正音咀华》^⑬《官话新约全书》^⑭《语言自述集》《日汉英语言合璧》^⑮等典型性明清时期官话文献对该书的调类系统作专题考察。

二、《五音通韵》声调在韵图韵书中的体现

该书将韵归并为十二韵撮, 分为单撮和双撮, 每撮为一幅韵图, 每图按齐开合撮四呼列为四大格; 呼内五行依次排列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和入声五种调类, 上平、下平即阴平、阳平。十二韵撮中, 单撮诸呼不配入声, 双撮诸呼配有入声。《五音通韵》单摄入声, 实际寄放在了双撮的

收稿日期 2013-07-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发掘与研究”(12&ZD178);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藏《五音通韵》及相关韵书研究”(2012BS05); 吉林省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一般项目“清末民初吉林方言词汇考察”(JYKL125YB-04);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2012FRTD06)

早于它六七十年成书的《五方元音》声调分为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大部分全浊上声字变读去声。旨在编制一部足为一般士大夫读书作文时共同遵守的标准韵书，《音韵阐微》编纂者更要追求“正”，虽然在韵谱、韵书中都列出了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四个声调，表面上看与《广韵》《切韵指南》保存四声并无不同，但在实际语音材料里却反映出了“平分阴阳”与“浊上归去”的变化，其实际音系包含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种声调。^⑥《正音咀华》共有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声调，其特点是平分阴阳、浊上归去、保留入声。莎彝尊氏序于咸丰十年（1860）的《正音切韵指掌》声调也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声。同治年间闽县潘逢禧刻印于庚午年（1870）的《正音通俗表》，音系兼有官话音音类和闽方言音类，也记录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位。如《论源流·五声》中云：“自梁沈约著四声切韵，始有平上去入之名……但凡音必有

阴阳，故后世韵书于四声均分别阴阳而为八声，是较前古又加密矣。今以正音考之，则平声分阴阳而上去入三声之阴阳又无甚区别，故近世韵书，只载五声而不及八声，盖声之递变也。”根据日本学者濂户口律子的研究，琉球官话课本《百姓官话》是十八世纪中叶山东人白世芸遭遇台风漂流到琉球国后为教当地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一部教科书。书中对每一个字都严格地注明了调类，基本情况是：平声分为阴阳，上去不分阴阳，浊母上声字变为去声，不分阴去、阳去，保留了入声，也是五个调类。^⑦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用英文编纂、供在华英美人士学习汉语的工具书《汉英韵府》，初刊于同治甲戌年（1874）的上海（shanghai: American Mission Press），是以官话语音为正音标准的，间杂吴粤闽南方音特征，其记录的汉语声调也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

综合上述情况，可将文献记录的汉语声调类型列表如下：

表1 明清时期18种汉语官话文献记载声调类型一览表

| 文献书名 | 成书年代 | 上平/阴平 | 下平/阳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
| 洪武正韵 | 1375年 | 平声 | 平声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 韵略易通 | 1442年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 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 | 1606年 | 平声 | 如声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 西儒耳目资 | 1626年 | 清平 | 浊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 五方元音 | 1654—1664年间 | 上平 | 下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 | 1699—1702年间 | 音/阴平 | 调/阳平 | 理/上声 | 韵/去声 | 无入声 |
| 音韵阐微 | 1715—1726年间 | 平声 | 平声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 五音通韵 | 不早于1724年 | 上平 | 下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 百姓官话 | 1750年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 李氏音鉴 | 1805年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 音韵逢源 | 1840年 | 上平 | 下平 | 上声 | 去声 | 无入声 |
| 正音咀华 | 1853年 | 上平 | 下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 正音切韵指掌 | 1860年 | 上平 | 下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 语言自迩集 | 1867年 | 上平 | 下平 | 上声 | 去声 | 无入声 |
| 正音通俗表 | 1870年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 汉英韵府 | 1874年 | 上平 | 下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 官话新约全书 | 1888年 | 上平 | 下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 |
| 日汉英语言合璧 | 1888年 | 上平 | 下平 | 上声 | 去声 | 无入声 |

三、《五音通韵》调类问题考察

《五音通韵》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在声调方面存

在许多共同的地方，如平声分阴平阳平、全浊上声变去声、全浊入声归阳平等，这也是汉语北方话比较普遍的规律，^⑧本节将逐一考察。至于《五

音通韵》与普通话存在的些许差异，主要表现在入声字的归派、安排上，将是另文考察重点之所在。

(一) 入声调的变化分析

入声递变，历来韵书代有更改。它既包括韵类的分并，又有调类的演变。《五音通韵》入声韵类的演变在另文中考察，本篇只谈论入声调类的变化。由中古到近代，入声韵尾 [-p]、[-t]、[-k] 逐渐融合，然后入声跟着消失，慢慢并入到平声、上声、去声中，直至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完全消失。就北方官话区域来说，入声的消失大约开始于晚唐，完成于宋末。理论上来说，入声的消失过程应该包括两个阶段：先是三个韵尾相混但入声调类依然存在，然后是作为调类的入声完全消失。^⑩ 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是近代汉语的一大特点，^⑪ 其标志是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因为书中已经没有独立存在的入声韵部，而且旧入声字也都附在了平上去三声的后面。但在明清时期出现的韵书韵图中，却有的保留入声，有的取

消了入声。耿振生提醒我们，对待明清时期北方文人著作中的入声调要特别谨慎，“不能把书面上的语音现象全都看成当时语言中实有的东西”。^⑫ 文人“入声调”读出来的所谓读书音，不能算是真正入声调的存在，只是为古入声字特意区别出来的读法而已。^⑬ 如刊刻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四十一年（1702）间、配套而行的韵图《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和韵书《谐声韵学》，其音系带有明显的官话区方言特征，声调分为调、理、韵、音四声，即阳平、上声、去声、阴平四类声调。叶宝奎认为当时方言口语中入声的消失并不能证明官话音中不存在入声，恰恰是入声的存在正是官话音区别于北音的一条重要标志。^⑭ 故而，《洪武正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及《五方元音》中入声韵、入声调的存在并不是拟古而是当时官话音的真实记录。入声问题在近代汉语研究中的复杂性可见一斑。现展示《五音通韵》中入声的情况，然后再分析。

表2 《五音通韵》入声举例

| 例字 | 《五音通韵》 | | | | 《广韵》 | | | | 16 摄 |
|----|--------|----|----|----|------|----|----|----|------|
| | 韵部 | 声母 | 等呼 | 声调 | 声母 | 等第 | 开合 | 韵部 | |
| 谷 | 十二支 | 孤 | 合口 | 入 | 见 | 一 | 开 | 屋 | 通 |
| 酷 | 十二支 | 枯 | 合口 | 入 | 溪 | 一 | 开 | 沃 | 通 |
| 忽 | 十二支 | 呼 | 合口 | 入 | 晓 | 一 | 合 | 没 | 臻 |
| 突 | 十二支 | 土 | 合口 | 入 | 定 | 一 | 合 | 没 | 臻 |
| 拔 | 八卦 | 逋 | 开口 | 入 | 並 | 二 | 开 | 鏊 | 山 |
| 达 | 八卦 | 都 | 开口 | 入 | 透 | 一 | 开 | 寒 | 山 |
| 腊 | 八卦 | 卢 | 开口 | 入 | 来 | 一 | 开 | 曷 | 咸 |
| 纳 | 八卦 | 奴 | 开口 | 入 | 泥 | 一 | 开 | 合 | 咸 |
| 亦 | 十二支 | 阿 | 齐齿 | 入 | 以 | 三 | 开 | 昔 | 梗 |
| 剔 | 十二支 | 土 | 齐齿 | 入 | 透 | 四 | 开 | 锡 | 梗 |
| 必 | 十二支 | 逋 | 齐齿 | 入 | 帮 | 三 | 开 | 质 | 臻 |
| 七 | 十二支 | 粗 | 齐齿 | 入 | 清 | 三 | 开 | 质 | 臻 |
| 芍 | 四果 | 书 | 齐齿 | 入 | 常 | 三 | 开 | 药 | 宕 |
| 索 | 四果 | 苏 | 开口 | 入 | 心 | 一 | 开 | 铎 | 宕 |
| 活 | 四果 | 孤 | 合口 | 入 | 匣 | 一 | 合 | 末 | 山 |
| 阔 | 四果 | 枯 | 合口 | 入 | 溪 | 一 | 合 | 末 | 山 |

《五音通韵》中仍然保留入声，但是入声不与阳声韵相配而配阴声韵。如第十二摄支摄中收入通摄、臻摄字，其中通摄中古入声收 [-k] 尾，臻摄中古入声收 [-t] 尾；第八摄卦摄中收

入山摄、咸摄字，其中山摄中古入声收 [-t] 尾，咸摄中古入声收 [-p] 尾；十二支摄中收入梗摄、臻摄字，其中梗摄中古入声收 [-k] 尾，臻摄中古入声收 [-t] 尾；四果摄收宕摄、

山摄字，其中宕摄中古入声收 [-k] 尾，山摄中古入声收 [-t] 尾。可见，中古入声塞音韵尾 [-p]、[-t]、[-k] 在《五音通韵》已经混同。《五音通韵》的八个阴声韵中还包括了四个开尾韵。这很可能说明，《五音通韵》不但没有塞音韵尾 [-p]、[-t]、[-k]，而且可能连发音短促的喉塞音韵尾 [ʔ] 都消失了，只是在语音系统中保留了短调的开尾韵而已。^④ 故而根据汉语语音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推断，此时的入声应该仅仅是一个独立的调类。

《正音咀华》“凡例”云：“字音范围内间有入声字借作上平声读，如夏字之类本系入声，此借作上平声读，是乃取其字音叶韵，非做如字读也”，只是借读，并没有取消入声。在“同音字汇”中舒声字和入声字的反切下字界限也很分明，入声字的下字一定是入声字。^⑤ 《正音通俗表》“凡例四”云：“通俗表中有移缀上去二声者，如纸韵士是，虞韵户怙各字，本属上声，今人读之

皆做去声，故表中均移之去声一类，以便俗呼。”《官话新约全书》音节拼写虽然没有表示调类，但是所有的入声韵都带有喉塞音韵尾 -h [-ʔ]，其实是一种入声调的标志，参之于《五方元音》《三教经书文字》《汉英韵府》等文献的声调系统，可以确定《官话新约全书》存在入声，共有五种声调。^⑥ 保留入声调，是清代官话音的主要特点之一，《五音通韵》处在近代汉语官话四声到现代汉语普通话四声的过渡之中。

(二) 平分阴阳

中古平声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分化为阴平和阳平两个声调。《中原音韵》中，每一韵部的平声都标示出阴、阳，平声阳又叫上平声，平声阴又叫下平声，而仄声（即上声、去声）则没有阴、阳之别。^⑦ 平声的分化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中古清音声母的平声字分化为阴平，而读浊声母的平声字变成阳平。下面考察《五音通韵》中平声调的分布情况：

表 3 《五音通韵》平声调分化情况

| 例字 | 《五音通韵》 | | | 《广韵》 | | | | | | 16 摄 |
|----|--------|----|----|------|----|----|----|----|----|------|
| | 韵部 | 声类 | 声调 | 声类 | 等第 | 开合 | 韵部 | 声调 | 反切 | |
| 氲 | 一心 | 阿 | 上平 | 影 | 三 | 合 | 文 | 平 | 于云 | 臻 |
| 欣 | 一心 | 阿 | 上平 | 晓 | 三 | 开 | 欣 | 平 | 许斤 | 臻 |
| 金 | 一心 | 孤 | 上平 | 见 | 三 | 开 | 侵 | 平 | 居吟 | 深 |
| 賒 | 二别 | 书 | 上平 | 书 | 三 | 开 | 麻 | 平 | 式车 | 假 |
| 创 | 三光 | 初 | 上平 | 初 | 三 | 开 | 阳 | 平 | 初良 | 宕 |
| 腮 | 六泰 | 苏 | 上平 | 心 | 一 | 开 | 哈 | 平 | 苏来 | 蟹 |
| 潘 | 七贤 | 铺 | 上平 | 滂 | 一 | 合 | 桓 | 平 | 普官 | 山 |
| 且 | 十二支 | 租 | 上平 | 清 | 三 | 开 | 鱼 | 平 | 七余 | 遇 |
| 吟 | 一心 | 阿 | 下平 | 疑 | 三 | 开 | 侵 | 平 | 鱼金 | 深 |
| 蚊 | 一心 | 阿 | 下平 | 明 | 三 | 合 | 文 | 平 | 无分 | 臻 |
| 斜 | 二别 | 苏 | 下平 | 邪 | 三 | 开 | 麻 | 平 | 似嗟 | 假 |
| 茄 | 二别 | 枯 | 下平 | 群 | 三 | 开 | 戈 | 平 | 求迦 | 果 |
| 墙 | 三光 | 粗 | 下平 | 从 | 三 | 开 | 阳 | 平 | 在良 | 宕 |
| 驼 | 四果 | 土 | 下平 | 定 | 一 | 开 | 歌 | 平 | 徒河 | 果 |
| 隆 | 五行 | 卢 | 下平 | 来 | 三 | 开 | 东 | 平 | 力中 | 通 |
| 宁 | 五行 | 奴 | 下平 | 泥 | 四 | 开 | 青 | 平 | 奴丁 | 梗 |
| 排 | 六泰 | 铺 | 下平 | 並 | 二 | 开 | 皆 | 平 | 步皆 | 蟹 |

中古读全清、次清声母的平声字在《五音通韵》中一律变成阴平，中古读全浊、次浊声母的平声字一律转化为阳平，完全符合“平分阴阳”的声调演变规律，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一致。声调

分化为阴阳的原因，是未分化前受声母影响而产生的调值上的细微差别。由于平声的元音音程比较长，这种细微的差别会更显著一些。等声调分化完毕，即使浊音声母消失，由其引发的声调差

异却留存在了语音系统中。^⑧明初作为官话标准的《洪武正韵》，声调系统保持传统四声格局，平声尚未分化成阴阳两调，平声字分别主要依靠声母清浊的对比而非音高的差别。^⑨而《韵略易通》中声母的清浊对立已经消失，其平声字根据声母的清浊分别中间用○隔开。到了《韵略汇通》便已明确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种声调了。以至于有的学者将这种转化归纳为“中古平声声母清浊的对立转化为声调阴平、阳平的调类对立”。^⑩18世纪初，无论是官话音还是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平声都已经分化。如《音韵阐微》虽然严守传统韵书、韵图的格局，不敢突破，但在实际编纂时却用新造反切来反映这一现象——反切上下字都以清音切者属阴平、以浊音切者是

阳平，读者可以根据平声反切用字清浊的安排，清楚地分辨阴平与阳平。^⑪

(三) 浊上变去

中古时期的上声字早在八世纪就产生了分化^⑫，到《中原音韵》中分化为上声和去声两种调类。其分化也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全浊声母上声字变读为去声，原清音声母、次浊声母上声字仍读上声。像《音韵阐微》在韵谱、韵书中全浊上声字依据传统仍然归属上声各韵中，根据时音，全浊上声字是否变读去声，可由反切下字来辨别，反切下字为清母的变读为去声，反切下字为浊母的仍然读上声。^⑬中古时期上声字在《五音通韵》中的分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4 《五音通韵》全浊上声调演变情况

| 例字 | 《五音通韵》 | | | 《广韵》 | | | | | | 16摄 |
|----|--------|----|----|------|----|----|----|----|----|-----|
| | 韵部 | 声类 | 声调 | 声类 | 等第 | 开合 | 韵部 | 声调 | 反切 | |
| 害 | 六泰 | 呼 | 去 | 匣 | 一 | 开 | 哈 | 上 | 胡改 | 蟹 |
| 焮 | 一心 | 租 | 去 | 从 | 三 | 开 | 真 | 上 | 慈忍 | 臻 |
| 棒 | 三光 | 逋 | 去 | 並 | 二 | 开 | 江 | 上 | 步项 | 江 |
| 键 | 七贤 | 孤 | 去 | 群 | 三 | 开 | 仙 | 上 | 其攀 | 山 |
| 肚 | 十二支 | 都 | 去 | 定 | 一 | 开 | 模 | 上 | 徒古 | 遇 |
| 篆 | 七贤 | 诸 | 去 | 澄 | 三 | 合 | 仙 | 上 | 持究 | 山 |
| 撰 | 七贤 | 诸 | 去 | 崇 | 二 | 合 | 删 | 上 | 雏鯢 | 山 |
| 标 | 十一道 | 逋 | 去 | 並 | 三 | 开 | 宵 | 上 | 符少 | 效 |
| 序 | 十二支 | 苏 | 去 | 邪 | 三 | 开 | 鱼 | 上 | 徐吕 | 遇 |
| 飲 | 一心 | 阿 | 上 | 影 | 三 | 开 | 侵 | 上 | 于锦 | 深 |
| 芻 | 一心 | 模 | 上 | 明 | 三 | 合 | 文 | 上 | 武粉 | 臻 |
| 笋 | 一心 | 苏 | 上 | 心 | 三 | 合 | 諄 | 上 | 思尹 | 臻 |
| 谨 | 一心 | 孤 | 上 | 见 | 三 | 开 | 欣 | 上 | 居隐 | 臻 |
| 惹 | 二别 | 如 | 上 | 日 | 三 | 开 | 麻 | 上 | 人者 | 假 |
| 者 | 二别 | 诸 | 上 | 章 | 三 | 开 | 麻 | 上 | 章也 | 假 |
| 恐 | 五行 | 枯 | 上 | 溪 | 三 | 开 | 鍾 | 上 | 丘隴 | 通 |
| 井 | 五行 | 租 | 上 | 精 | 三 | 开 | 清 | 上 | 子郢 | 梗 |
| 乃 | 六泰 | 奴 | 上 | 泥 | 一 | 开 | 哈 | 上 | 奴亥 | 蟹 |

《正音咀华》中“淡诞但蛋弹”的反切是“搭岸切”、“拒句具”反切为“基遇切”，全浊上声字受基础方言口语音影响亦从俗归入去声中。《五音通韵》里全浊上声字“浊上变去”的例字遍布中古的各个全浊声母，只有少数例外，如《五音通韵》里中古读匣母的“幌、很、狠、伙”，中古读奉母的“辅、腐”，中古读群母的“菌、窘、困”等，与普通话读音一样依旧读为上声。但是

《五音通韵》中绝大多数全浊上声字都已变成去声，这少数的例外，不足以影响到“浊上变去”汉语语音演变规律的概括性。与此前成书的《元韵谱》《五方元音》《音韵阐微》等韵书一样，《五音通韵》如实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汉语官话语音“浊上变去”的大趋势。

四、结语

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明清时期的“正音”实为官话的标准音,具有《广韵》以来一脉相承下来的具体标准,《唐韵》《广韵》《集韵》《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康熙字典》《音韵阐微》便是这一脉络的具体节点。清抄本《五音通韵》是一部成书年代不早于雍正二年的等韵文献,韵图与韵书密切配合,无论编纂体制还是记载内容都较具典型性,记录了清代初期汉语官话的语音面貌,处在近代汉语四声到现代汉语普通话四声的过渡之中:平声调分化为阴平、阳平,全浊声母上声字绝大部分变为去声,就文献来看还保留着入声,反映了当时汉语官话语音的历史变化,是研究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演变历史的重要文献。

注释

①秦曰龙:《日藏〈五音通韵〉的版本与著作年代问题》,《辞书研究》2009年第6期。

②应裕康:《清代韵图之研究》,台北:弘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2年。

③该文在1992年高雄中山大学“第十届声韵学讨论会”上发表时名为《试论〈五音通韵〉之体例及声母韵母之音值》,两文内容一致。

④竺家宁:《声韵学》,台北:国立编译馆主编、台北市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2010年,第135-136页。

⑤永岛长文日文名称为《近世支那语特に北方语系统に于ける音韵史研究资料に就いて》,载于日本《言语研究》1941年第8-9号。笔者参考的主要是董冰华女士的中译本(未刊稿)。

⑥⑩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4页,第54页。

⑦相关情况,可参见李无未、秦曰龙:《〈五音通韵〉的音系拟定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和秦曰龙:《〈五音通韵〉的声母系统》(《华夏文化论坛》第6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两文。

⑧《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由北京人徐孝编纂于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是与《合并字学集韵》《合并字学集篇》《四声领率谱》合刊在《合并字学篇韵便览》中的,是与韵书《合并字学集韵》相配合的韵图,二者音系相同,反映了明代末期以北京语音为基础方言的北方官话,是研究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史的重要文献。详参郭力:《〈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研究》,《古汉语研究论稿》,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⑨樊腾凤《五方元音》是以《韵略易通》为蓝本删补而成的,成书时间当在顺治十一年(1654)至康熙三年(1664)之间,为有清一代影响较大的等韵著作,后来年希尧《改订

五方元音》、赵培梓《剔弊广增五方元音》屡经刊刻,流布很广。叶宝奎在《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3页。)认为其语音基础是17世纪的普通读书音。

⑩《音韵阐微》是由大学士李光地奉敕承修、王兰生等编纂,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雍正四年(1726)编修完成。《音韵阐微》卷首载韵图一份,为全书音系纲领,它是一部韵图和韵书相配合的等韵著作,叶宝奎认为它记录的是18世纪初的传统读书音。《五方元音》和《音韵阐微》音系是清代前期官话语音的典型代表。清朝顺治至康熙前期,中央政府只是在整理、增订前代字书、韵书的基础上,颁行标准字书和韵书,分别以《康熙字典》和《音韵阐微》为代表。

⑪《李氏音鉴》与《镜花缘》作者同为北京大兴人李汝珍,它书成于清代嘉庆十年(1805),计有19声母、38韵母、声调5个,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语音。

⑫《音韵逢源》,清代满族人裕恩著,成书于道光庚子年(1840),记载了北京地区的官话音,共有声母21个,韵部12个,包括韵母37个,声调4个,入声字派入四声,与现代北京音接近。《音韵逢源》入声字的分派,与《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不同,后者凡是异读的入声字均为去声与非去声的对立,读书音为去声,而前者多为阳平与非阳平的差别,读书音为阳平(部分为去声)。参见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年,第177-178页。

⑬《正音咀华》,作者为长白山满族人莎彝尊,初刊于清代咸丰癸丑年(1853),时名为《正音辨微》,咸丰庚申年(1860)重镌。该书为“习正音而设”,是教正音的教科书,供当时广东人学官话之用。《正音切韵指掌》是同一作者刊于咸丰庚申年的姊妹篇,两书可以配合使用。前者重在方言与“官话”的比较,包含语音、词汇和长篇材料,后者是“官话”的同音字表,只涉及语音,便于遇到问题时翻检,是学“正音”的工具书。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在汉文化优越性的彰显下,清朝中后期统治者满族迅速汉化,汉语渐渐取代满语恢复了官方、族际、外交用语的地位,为了尽可能消除方言分歧的影响,广东、福建等地出现了诸多用于“正音”的官话读本。除了《正音咀华》,还有很多以《正音××》为名称的官话学习书,如《正音撮要》《正音通俗表》等。它们能为我们提供研究普通话历史比较全面的文献资料。

⑭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1888年由伦敦大英圣书会印制,是较为珍贵的清代官话音系研究材料。相关研究,参见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3页)、黄灵燕《罗马字官话圣经译本的拼写系统:〈新约全书〉和〈约翰福音书〉拼写比较》(《语言研究》2007年第2期)。

⑮《日汉英语言合璧》是明治时期(1868-1912年)日本人吴大五郎和郑永邦合作“为日本商人学习北京官话而编写的教科书”,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发行。全书采用英语、汉语、日语对照的形式编排,分单词、短语、会话三部分,选取日常生活、经济贸易、外交政治等内容,以实用性为原则,很便于日本人学习。从明治年代开始,日本的中国语教育开始由南京官话全面转向北京官话,编写了众多

北京官话教科书,记录了当时的北京官话语音。但是,其中的声调标记不精确,相关资料匮乏,即便如此它们仍然是研究普通话语音史值得重视的文献宝库。

⑮⑯叶宝奎:《〈音韵阐微〉音系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⑰可参见濂户口律子的《从声调上推测〈琉球百姓官话〉的方言性质》(大东文化大学《语学教育研究论丛》1991年第8号)和《关于琉球官话课本的研究》(《北京外国语学院·大东文化大学交流协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90年版)两文。关于《百姓官话》的成书年代,可参见濂户口律子、李炜:《琉球官话课本编写年代考证》《中国语文》2004年第1期。

⑱张树铮:《清代山东方言语音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⑳㉑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5页,第195-196页。

㉒㉓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年,第153页,第154页。

㉔㉕㉖㉗㉘㉙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厦门大学

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第239页,第260页,第304-305页,第201页。

㉚应裕康:《抄本韵图〈五音通韵〉所反映的清初北方语音》,《国立编译馆馆刊》1993年第22卷第2期。

㉛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第171-172页。

㉜万献初:《音韵学要略》,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㉝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曾经提及晚唐诗人李涪在《刊误》中指出了《切韵》不合于实际语音的情况,有些例子便记录了全浊上声变读去声的现象。史存直考察唐朝北方地区七位大诗人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韦应物、白居易、柳宗元的诗用韵后认为全浊上声变读去声的现象至迟在盛唐时期已经开始了。参见史存直:《唐七家诗中的“阳上作去”现象》,《汉语音韵学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责任编辑 王雪松

The Tone Category in *Wuyintongyun*

Qin Yuelong¹ Li Ye²

(1.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In the book *Wuyintongyun* of Qing Dynasty, the manuscript preserved in Japan, rhyming dictionary and rhyme table cooperate closely with each other and depend on each other. In this book, kai, qi, he, and cuo are designed; level tone is divided into yin and yang; voiced falling-rising tone becomes falling tone, entering tone is still maintained. As a significant document for the research of Mandarin phonetics evolution in China, it depicts an overall picture of Mandarin phonetic system of that time. This book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s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Key words: phonetic history of Mandarin; *Wuyintongyun*; yin level tone and yang level tone; falling-rising tone; entering tone